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绿色映底蕴，山水见初心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造福群众美好生活

底线。

守生态就是谋未来

记者在查干湖畔见到李千时，正值春夏之交。身穿防水服和雨靴，弯腰站在湿地中，李千和工人们将莲藕头一颗颗插进泥里。

李千来自盛产荷花的白洋淀。2019年他通过网上招标的形式，参与查干湖玉龙湿地荷花种植项目。

查干湖渔场场长闫来锁介绍，荷花能净化水质，形成规模后，不仅可作为观赏性花卉，还能加工形成食品、饮料等产业。“查干湖以冬捕出名，但不能竭泽而渔，也要注意休养生息。”

近年来，松原市对查干湖及周边进行系统生态治理，整治面源污染，在周边实施种植结构调整，在4866公顷土地上逐步开始退耕还湿。如今在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生态和经济发展正在相得益彰。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这已是许多地方特别是生态脆弱区干部群众的共识。

河西走廊，祁连山脚下，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三代人接续治沙近40年的故事，至今仍在延续。

今年，八步沙林场的各类治沙和封沙育林面积将新增4.6万亩。林场场长郭万刚说，正是依托不断恢复的沙漠植被，林场规划的沙漠绿洲八步沙主题景区也在打造之中。“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靠好生态赚钱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新环保理念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画卷徐徐打开。

7月的羌塘大草原，大地覆盖了一层绿装。成群结队的藏野驴、藏羚羊、野牦牛悠闲地觅食、嬉闹，丝毫不受人类的惊扰。

26岁的扎西索朗，已经在位于西藏那曲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守护藏羚羊4年了。“我从小生长在这儿，对野生动物有深厚感情，做动物管护员让我感到十分幸福。”他说。

2000年4月设立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高原荒漠生态系统的代表地区，这里不仅有星罗棋布的湖泊、空旷无边的草场以及皑皑的雪山和冰川，而且有众多的濒危野生动植物。

“这几年保护区有了设备齐全的管护站，下一步将加大保护执法力度，强化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扎西索朗说，为了这个雪域野生动物的“乐园”，他愿意坚守下去。

“绿色存量”正释放经济增量

仲夏时节的辽宁凤城大梨树村，民居错落有致，村庄山环水绕，仿佛置身江南水乡。谁能想到，这里曾是被周围百姓称为“有树不成林、有水存不住”的穷山村？

1989年，时任大梨树村村委会主任的毛丰美带领村民开荒植绿，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全村踏平山头20多座，修整梯田10600亩，栽种梨、桃、杏、苹果、板栗等果树100多万株，开辟山间作业道路87公里……硬是把荒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花果山。

毛丰美去世后，他辞去公职的儿子毛正新接过接力棒，扎根大梨树村开始了“二次创业”。

地表水各项指标年均值均达到Ⅲ类水质标准，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3.7%，宜林荒山绿化率达到了90%……大梨树村引来游客络绎不绝。过去一年，这个辽东山村实现社会总产值16亿元，村集体可支配收入2500万元，人均年收入2.2万元。毛正新说，好环境成了大梨树村的核心竞争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一系列科学论断，不断在基层得到鲜活实践印证。

在西藏扎囊县阿扎乡，近万亩的植物种繁育基地落地于此。这个由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与西藏藏草公司共同投资建成的科技项目，将为雪域高原的防沙治沙、植树绿化、生态修复提供种质资源和苗木供应。

“过去人们拼命和大自然抢饭吃，没想到现在保护大自然反而吃得更好。”阿扎乡村民卓玛曲吉在种苗繁育基地上班，每月收入2000多元，对生活的变化欣喜不已。据了解，这个生态扶贫项目现在已带动2036人脱贫，累计增收1500万元。

江苏扬州，坐落于扬州化工园区的江苏奥克化学有限公司装置区内，机器设备正开足马力生产。2018年7月，公司自主开发的2万吨新能源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项目试生产以来，在为公司开创新的产业链中找到了经济增长点。

“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减少排放，变废为宝。”奥克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朱建民说，“待项目试运行成熟之后，我们计划将产能放大10倍，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十分可观。”

朱建民说，疫情让不少行业面临困难，而“绿色经济”却展示出强劲潜力，有望让更多企业搭上高质量发展的快车。

（参与记者：唐豫、田金文、孟含琪、孙仁斌、张玉洁、范培坤）

北戴河五古树名木“治病记”

联峰山顶的望海亭，是北戴河的制高点。记者近日从望海亭沿台阶下行几十米，去“探访”附近一株古松。吸引人的不是它308岁的树龄，而是其背后的“故事”。

这株油松树冠巨大，数百年来阅尽沧桑巨变，见证山海发展。如今翠绿的这株古松，十年前却是另外一种样子。

2010年，北戴河区园林局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护中发现，这株古松“病”了，枝干枯萎，松针发黄，但由于之前从没出现过类似情况，病因一时难以确定。

随后，北戴河区多次邀请河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前往会诊。北戴河区园林局高级工程师郭爱英说，专家来了好几波，反复地取样、分离样本、接种实验，终于找到了病因。

“枯梢病，是由昆虫带来的真菌引起的，上百年的古松最容易染病，从伤口处侵入到松树体内，堵塞树的‘血管’，影响树木生长。长此以往，树木很难存活。”郭爱英说，这个病菌具有传染性，后来发现联峰山上的古松都不同程度地生病了。

北戴河是驰名中外的避暑胜地，森林是其主要生态系统之一。山上以油松为主，挂牌的古树名木就有5000余株。

郭爱英说，古树名木是大自然馈赠给北戴河的宝贵资源，树冠较大，在制造氧气、调节温度和湿度、降低噪音等方面有较明显的生态价值，一定要尽其所能地守护它们。

为对症下药，北戴河区园林局又多次赴北京聘请专家不断研讨实验，最终确定了防治方案：使用吡虫啉、甲维盐、多菌灵、苯醚甲环唑、脂溶性渗透剂等多种药剂混合，采用飞防和地面防治相结合，并每年根据林木恢复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用药品种。

每年5月，工作人员都会集中打药，防治面积达1.48万亩。油松很多生长在偏僻的山坡，沟深路陡，作业难度非常大。工作人员需要穿着全套的白色防护服，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背着满桶药剂，爬山下沟，满山喷防。

“这项工作不仅需要体力，更是个精细活。要求对

树冠及树干进行全面喷雾并保证雾滴分布均匀，为防止出现漏喷和重复喷药的现象，在每个作业区域配备一名质量检查员。每年只是地面防治这一趟，就需要100多人工作十几天才做完。”郭爱英说。

北戴河区给每株古树名木都专门设立了“病历本”，由专家对其进行追踪治疗。每年都会逐一拍照，和上一年对比，看“病情”走向，方便专家“把脉”。

为从源头保护森林生态，从2016年开始，北戴河区陆续在联峰山等林区开展森林抚育工作，丰富树种，清除林中死树枯枝，减少传染源，防治有害生物。

十年接力，换来满目绿意。据了解，联峰山油松林的虫害目前已得到有效控制，5000余株古树名木均已恢复健康。

一缕缕阳光照在联峰山，在远处山海的映衬下，古松林尽显勃勃生机，继续守护着一方人民。

（记者张涛、郭雅茹、赵鸿宇）
新华社石家庄7月30日电

沙“绘”青海湖



▲这是青海湖沙岛一角（七月二十八日摄，无人机照片）。盛夏傍晚，位于青海湖北部的沙岛，岛内湖泊星罗棋布，沙丘连绵起伏，风景别致。金沙与湖水掩映，在阳光的勾勒下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新华社记者张宏祥摄

上岸渔民李代国再下河

拆了渔船，交出渔网“洗脚上岸”的李代国，两个多月前又下河了，“这辈子算是离不开这条河了。”

家住重庆垫江县高安镇龙溪河畔的李代国，打小就在渔船上长大。捕鱼的手艺从爷爷手中一路传下来。刚到掌舵的年龄，他就成了镇上小有名气的打鱼能手。

那时候，汇入长江的龙溪河又清又亮。“鱼多得，什么稀奇品种都有。”就靠着龙溪河的鱼，李代国成了家，养大了两个娃，娃也成了家，二儿子还在岸边开了一家鱼馆。

但今年3月下旬，镇政府通知：为修复长江流域水生态、保护水生生物资源，龙溪河即将禁捕，渔民要准备上岸转产。“我已经53岁了，不捕鱼还能干啥？”李代国满脸不情愿。

镇干部反复上门做工作，李代国嘴上不服软，心里却开始松动。他想起了曾经跟着龙溪河起伏跌宕的日子。

自20世纪90年代起，龙溪河两岸的场镇越修越大，居民越来越多，污水横流，垃圾成堆。后来沿河又修电站，建造造纸厂、化肥厂、养殖场。河水越来越脏，越来越臭，后来变成褐色，泛着泡沫。

李代国还在打鱼。但河里的鱼越来越少，有时“十网九空”，碰上运气好，偶尔捕上来几条，鳞和鳃都是黑的，卖也卖不掉。他只好把船开得更远，到江里去捕。眼瞅着朝夕相处的龙溪河一天天臭下去，李代国心里不是滋味。

但天无绝人之路。2016年以来，随着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深入推进，龙溪河迎来了转机。

沿河厂矿大量被关停，城镇污水厂、垃圾厂也慢慢运转起来。2018年，重庆启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龙溪河被作为重点纳入。截污、清淤、绿岸等治理工程也相继启动。垫江县还专门组织机构统筹流域清漂、巡河和水生资源管护。

龙溪河的水质改善，鱼儿慢慢回来了，河上的渔船又轰鸣起来。李代国又早出晚归，往来于河上。

有时候，收了网的李代国也会坐在船头，看着河发呆：“这大病过一场的龙溪河，是不是也该休养生息呢？”

云南防治黄脊竹蝗成效明显

新华社昆明7月30日电（记者赵瑞琰、何春好）记者7月30日从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全省3个州（市）7个县（区）28个乡镇黄脊竹蝗发生面积14.34万亩，其中林地发生10.9万亩，农地发生3.44万亩。7月26日至7月29日，云南省边境一线连续4天未发现黄脊竹蝗规模化迁飞入境，总体防治成效明显。

据统计，截至7月28日，全省累计防治面积42.87万亩，共调集植保无人机54组，开展飞防作业超1.4万架次，投入喷雾器1.3万台次，出动6万多人次开展防控。

6月28日以来，云南省中老边境一线普洱市、西双版纳

但转念想到自己的生计，他就直摇头。

“老李，知道你对龙溪河有感情，但禁渔转产就是为了让河更好啊！”这回上门的是垫江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高能波。李代国没有接他的活茬。

“你可以上岸不离河嘛！到清漂巡河队去，一样有收入。”“我只会打鱼，搞不懂咋个清漂巡河。”“就是清理水上、岸边的垃圾，再看看有没有乱排污的。你熟悉河道，干活实在，一个月收入两三千不成问题。”

李代国收拾好船、网，洗脚上了岸。今年4月，他主动上交了渔船，领到15.5万元补偿金。没多久，接到清漂队上岗通知，穿上迷彩服、套上一件反光背心，李代国又下了河。

侧身站在船头，手持捞网，迎水上划，手腕稍稍转动，一个枯枝就被兜进船舱。两个多月来，和队友频繁往返于龙溪河半节桥至六剑滩80多公里的河道，李代国对清漂工作已经驾轻就熟。

龙溪河愈发清亮了。到河边赤水的人越来越多，高安镇在河岸栽种起各种花木，还修了环河步道。县中学的师生经常过来绘画写生，具有当地特色的高安唢呐也时常在河畔响起。

最让李代国激动的是龙舟赛的号子，“这在高安是破天荒第一次”。

今年6月23日，龙溪河举行首届龙舟赛，全县21支队伍在高安河段竞渡。李代国第一批报了名，想用“行走龙溪河40多年积攒的实力”为高安队出把力。但赛前体检时，因血压偏高抱憾退出。

比赛那天，上万人在龙溪河两岸“观战”。李代国在岸边为队友加油，喊破了嗓子。看到高安队第一个冲过终点，他的眼泪唰地流了出来。

李代国做了一个决定，今年要把身体锻炼好，让血压降下来，“明年龙舟赛一定要下河”。

（记者张桂林、周闻韬）
新华社重庆7月30日电

纳傣族自治州等局部区域相继发生黄脊竹蝗灾害，主要危害对象为竹子、芭蕉等植物及少量玉米。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积极协调配合，采取无人机防治与地面防治、化学防治与生物防治相结合的措施联合开展防控，对入侵黄脊竹蝗进行了阻截防控。同时，在边境一线乡镇建立了15.55万亩的“农地阻截带”，超前预防、阻截黄脊竹蝗危害农地。

目前，通过监测和专家研判，黄脊竹蝗迁飞入境已出现放缓趋势，防控区域虫口密度大幅下降，危害程度明显减轻，但再次规模化迁飞入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外防迁入的任务依然严峻。

紫红色的香花槐开毕，桃树、梨树挂了果，黄河沿岸的山绿意渐浓，王国礼的心里也愈发敞亮。

王国礼是甘肃省兰州市南北两山环境绿化工程指挥部（下称“两山指挥部”）的一名护林员。黄河在兰州穿城而过，河的南边是皋兰山，北边是白塔山。

由于地处干旱、半干旱黄土丘陵沟壑区，南北两山上天然植被稀疏，生态环境一度恶化。自上世纪50年代起，几代人接力在两山上“播绿”。2000年，两山指挥部成立后，专职护林员管护起了两山林区。

王国礼的岳父何永才是两山指挥部成立后的第一批护林员。栽树、护林、防火……他的足迹遍布管护区域内的每一道梁、每一条沟。在他的呵护下，小树长大，大树成荫。

2009年，临近退休的何永才“选中”大女婿王国礼接班——他踏实肯干，更重要的是，他也爱树。

护林员风吹日晒，工资不高，起初王国礼也有些犹豫。但当种下的树一点点长大，他却舍不得离开了。人种下了树，树也留住了人。

学着岳父的样子，王国礼每天备好装满开水的保温杯，揣上馍馍，扛着铁锹进山巡逻。他深知这里的一草一木来之不易，管护得格外用心。“这儿地薄，乔木长得像灌木，低矮矮，枝叶稀疏。有些树长了20来年，只有一米多高。”

冬春防火最让人操心。“万一没管护好，种了十几年的林子就可能在几分钟之内被烧光。”他说。2015年之后，他和护林员们在耕地和林地间开辟出隔离带，降低了火灾风险。

“这树啊，越种越好种。”他说，尤其是从黄河提水上山后，林木存活率持续提升。昔日荒芜的两山，如今红柳、侧柏、柠条成荫。偶尔有喷灌的水划过去，就会形成一道小小的彩虹。

黄河养育了两山，两山也护卫着黄河。两山指挥部副指挥任智斌介绍，两山绿化面积已达62万亩，1.6亿株树木成活。科研机构的评估数据显示，南北两山年均涵养水源近4000万立方米，年均减少入黄泥沙量60余万吨。

转眼，王国礼已近年花甲。一想到有一天自己会离开这片林子，他就更加明白当年岳父的心情。他想要自己的女婿张小江接他的班，将这份责任传下去。近3年来，张小江常在工作之余陪伴王国礼上山种树。

王国礼最爱常青的侧柏，何永才则偏爱红柳。在贫瘠的土地上，红柳也能扎根下深根、开出红花。

令王国礼欣慰的是，曾经没人愿意去的荒山已变成青山，南方长大的小外孙也爱去。他希望，“一代人接一代人，把没树的地方都种上树，把两山变成娃娃爱去的山。”

（记者谭飞、任延昕、张玉洁）
新华社兰州7月30日电

黄河岸边三代人的绿色守望